

春日顾盼

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高2020级9班孙艺玮

春天，迷人又俏丽的春。窗外巍巍的树密密匝匝地伫立在一起，层层叠叠地绿、不约而同地绿，拼命地绿。深浅不一的色块拼搭成一块小毯，在朦胧的云霞下绿得那么新鲜、恣意、生机盎然。我由上而下俯察这初春之时的绿樟，油然生出发现秘境般的惊悸，好像独自偷藏玩具的小孩，有种得逞般的窃喜。

有多久没有细品过春天了？在重庆度过的三年初中时光中，春天似乎是少有的。从寒冷彻骨的严冬迈向干燥的酷暑仿佛只需几天，连风都急于送走春这“不甚讨喜”的过客，短暂地温柔过后就开始燥热起来，再和重庆人一样直爽地匆匆送客，迎来火辣得任性的长夏。

习惯了没有春天。阔别故乡如此之久，竟倏然找到春天了——在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里。我有些鼻酸。幼时家中阳台曾种过三角梅，我总是嫌弃它，认为它颜色太艳，艳得俗气，像大自然这块百家被中最不协调的一块，缝补时找不到适合的料子，便只好匆匆匆匆随意找一块暂且凑上，在同为粉色系却更鲜活可爱的山茶下相形见绌。它不及山茶的芳香，总是孱弱地随风摇摆，努力地生枝，但却还是在寒风的吹拂下抖不出几分精神，没什么生气。总之，我不喜欢它。

我宝贝着春，这无私的春。她让春雨在料峭中报讯，让春风前脚跟后脚地登台，让飞舞的蝴蝶聆听花朵的呓语，让扑棱着翅膀的蜜蜂去诉说采蜜的奇遇。

等春雨收住欲哭的云，等滚滚的雷销声匿迹，等百花齐放的盛景谢幕后，春再谦逊地烙下滚烫的暮春注脚，不动声色地用微黄的彩釉为绿叶着色，让它不至于枯得那么快。你看，春是温柔的，她哺育万物，不分美丑，不论贵贱。

我宝贝着春，这浪漫的春。她是生，是希望，是渴绿的人秋天栽种的小小盆栽，是阳台上与绿樟的邂逅，是孟昶在成都城上遍植的芙蓉，是杜甫在此写下的春日绝唱。我是春天出生的孩子，我是春的孩子。

童年的三角梅，曲折干瘪的枝已多数被吹折或修剪，大多数都已气若游丝，孤零零的几根仍在倔强地抽枝，零星饱满的苞芽像是想吐出整个春天。它顺利结出的花朵依然是那么艳丽，娇美如当年，鲜红如当年。如今，我甚至觉得有了它，才是春。

少年派

人生能得几回春

成都石室中学高2023级5班郑欣雨

如果能选择来生，我要成为植在溪畔的柳树；细叶。我要生在盎然春意中，葬于明媚春光里。我若待在枝头，似水的春风在层层叠叠的柳叶间流淌时，我要缠住她同我玩乐。春风用轻柔素手抚弄得我咯咯直笑，温暖的阳光从我身上跌落，散成一地细碎的金光。

若是在枝头待够了，那便乘风飘落，浮于溪面，自成一叶小舟，恣意潇洒地度过余生。两三簇柳絮作伴，溯游从之，我看见岸边野草连绵，织成一段青绿的云，云端有几粒白花，是星点。稍远些，一树一树灿然开放的桃花、梨花、樱花，荡漾成温柔起伏的浪波；一团一团缤纷绚烂的红色、白色、浅粉色缠绵交错，像是静谧而甜美的梦。而我身在梦中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溪头忽转，流向竹林。一节节细竹拔地而起，竹枝肆意伸展，竹叶细密交织，我仿佛置身一片翠绿的浩渺天地中。你若见过竹子青翠的颜色，便能知道何为“纯粹”；你若见过竹子挺拔的身姿，便能知道何为“高节”。竹林萧萧，入目皆青，入心则清。

此时若能应景落几滴春雨，那便再好不过。“春雨贵如油”，这场春雨，能浇出遍地的春笋。他们身披坚实的盔甲，头顶尖锐的棱角，接连从黑褐色的泥土里冒出来。细密的雨丝亲吻竹叶的

莺时

成都外国语学校高2020级8班卿黎婧

“蚕月桑叶青，莺时柳花白。”古往今来，无数文人墨客对“春”情有独钟。王维眼中的春，是“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而张若虚的“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。”使古往今来的文人为之倾倒。白居易同样醉心于江南春色，写下了为后人吟诵的经典……

初春的风，仍带着些许寒意，但已没有冬天那般刺骨。站在早晨的操场上，一阵风从耳畔拂过，带来昨夜雨后的清凉，也带走了一丝倦意；而午后的风却很小，你会看到青草微微摇曳，地面上微尘随风翻动；而夜晚的风却不同，它有些张扬，肆意地吹着，掀起枝叶间的沙沙声，但刚发芽叶子的一抹新绿又是另一番韵味。

走在路上，随处可闻鸟鸣声——或是一只鸟的孤鸣，或是一群鸟的欢畅，是“树头幽鸟，对调新语，语罢双飞却”。又或是一直不知疲倦地叫着、闹着……无处不在的欢

声音，抚摸竹干的声音，像是柔和而悠远的前奏；清凉的雨点隐入土壤的声音，轻拍溪面的声音，混杂着鸟儿归林的几声鸣啼，汇成一曲盛大的春之乐章。这叫人想起古往多少文人名士的铮铮脊骨，叫人想起武侠世界中寒剑相撞的打斗场面，叫人想起污浊经洗涤后明亮而炙热的纯真，叫人想起清酒的微醺，山茶的苦涩，和一段尘封心底、不愿回忆的过往……溪畔翠竹千古立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

绕出竹林的清幽，步入人世的繁华。有散步的人背着双手，悠哉游哉地哼着小曲；有画师立板调色，凝神绘着远山黛青处倾斜的霞光；还有孩童赤足下水，试图网住往来翕忽的小鱼。湛蓝的天幕上飘着五彩的风筝，天倒映在水里，我也像飘在广阔蓝天之中。

春，最是温柔亦深情。我能听见稻花香，听见归燕展翅刮破风的声音。看雾霭散，晓星沉，春色何等醉人。

在春的怀抱中，我目睹了万事万物尽情演绎生命专属故事的模样，见证了世间最美的景象——抓住希望和机遇，展示活力与精彩。生命中的春天诚可贵，何不趁满园春色正好，谱写出更好的人生呢？一路繁花送溪流，竹影春深道清幽。朝霜易逝山长存，人生能得几回春？

乐是掩盖不住的。当你为一道题而苦恼时，听见鸟儿间这番对话，也许你会因此而心情舒畅。你会放下手中的事，静静地聆听着鸟儿对春天的赞叹；当你走在校园小道上，走到芙蓉盛开的路上，听见欢快的鸣叫声，伴着映入眼帘的花朵，普通的散步于是变得不那么寻常，也让你更加留恋这春光明媚。

教室外，一只灰白相间的鸟停在一棵树下，当你慢慢靠近，它似乎没有发现你的存在，并没有马上惊走，而是驻足良久。忽然，远处的鸟鸣声引起了它的注意，它往前跳着，似乎在辨别声音的方向，随后纵身一跃，飞上天空，消失在茂密的树叶间。

“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”春天，是生机再现，是新的起点。莺歌燕舞，草长莺飞，也正因如此，这莺时之景才会被文人雅士加以点缀，也让这春景多了一份意味。

(指导老师 邓培军)

酷战

成都市人北实验小学五年级3班罗宇阳

“你好啊！不用写作业，不用考试，关键是你还可以上战场。”我对着一把展览中的九五式突击步枪喃喃自语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把我从发呆中拉了出来，展览馆被袭击了？可我什么也看不到啊，难道我被劫持了？“嘟……”一声哨响，展览会上怎么会有哨声呢？“滴滴……”又是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。眼前突现红光，我惊讶地发现，自己被一个全副武装的特警拎在手上。什么？拎？天呐，我竟然变成了一支枪！一支M24栓动狙击枪。我心里一阵窃喜——终于可以上战场了。再扭头看旁边，是几十个同样拎着枪的特警，左边是九五式突击步枪，右边是八八式狙击步枪，每一支枪都跟我一样，威风凛凛。

随着又一声警报响起，特警拎着我就跑，上了一辆车，风驰电掣般往前开去。我

老房子

德阳成外附小六年级一班唐千茹

时光，一年又一年轮转。记忆在时光中，或者模糊或者更加深刻。

在繁华的城市里，总有一个很小的角落，一套很小的房子，里面住着平凡的人，干着平凡的事。那房里留下的，是我孩童时期最美好的记忆。

我的第一个家，就在那样一座老房子里。以前，外公外婆和我们都住在这里。房子有两层，一楼除了厨房，都租出去了。二楼沿着阳台依次排开我们生活起居的地方——客厅、卧室、卫生间等。

爸爸妈妈出差的时候，上午我会去外公的小卖部，下午回到老房子。随我一起到老房子的，还有一大堆从小卖部带回的零食，一些被我藏在枕头下，一些被放在客厅某个隐秘的地方。

一切妥当后，我会拿着一瓶饮料，坐在被外婆收拾得很干净的楼梯上玩。我喜欢用蜡笔给车轮上色，然后把小车在楼梯上滚来滚去，楼梯很快变得五颜六色。正当我沉浸在欢乐中哈哈大笑时，外公对我说：“别太闹腾。”然后，把我抱回客厅，他则去给我打扫“战场”。

还是在老房子，记忆里的第一场雪，在我

心里满是激动和兴奋，迎接我的，将是一场怎样的战斗呢？

一会儿，我被拎上一栋大楼顶，放下脚架，我看到对面大楼已经被歹徒占领，楼下几辆汽车冒烟的冒烟，爆炸的爆炸，还有人躺在血泊中。

特警端着枪，向歹徒射击。在激烈的对战中，有特警被机枪子弹击中。我看见几名歹徒一步步逼近，拎着我的特警瞄准其中一名歹徒，果断扣下扳机，我的愤怒随着子弹发射出去。“砰砰”几声枪响后，歹徒倒在血泊中。一阵激烈的枪响后，歹徒的机枪变成了哑巴，我射出的子弹为那些牺牲的特警报了仇。

我紧紧闭着眼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。空空的展览室里，没有一个人影。此时，我的脑中浮现出一句话：“你之所以喜欢战斗，是因为战争离你很远。”

(指导老师 唐葫芦)

睡梦中降落。

“快起来看雪咯。”外婆一边喊，一边轻摇正做着美梦的我。温暖的被窝、温馨的梦，我哪肯轻易起床，“哪里有雪啊？”“你起来看看不就知道了？”外婆一边说，一边把我拽出被窝。

我慢慢睁开慵懒的眼，只见窗外一片白色。我使劲揉了揉眼睛，“哇，下雪啦！”我一骨碌从被窝里钻出来，忘了冬天的寒冷，连外套都没穿，眼里只有雪。外婆在后面喊着：“慢点慢点，外套穿上，小心感冒……”

我跑到阳台，有雪花掉落，晶莹剔透。冰冷的雪花让我充满好奇，我捧起一些，放到床上。本想想着可以慢慢玩，但雪很快就化成了水，打湿了床单。

我赶紧拿被子盖上，穿好衣服，关上窗户，来到客厅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外婆的眼睛，她在叠被子时没有说什么，只揉了揉我的脸，默默地换了床单。

现在，我已搬了新家，那座老房子也快拆迁了。但它的样子和那段抹不去的记忆，却永远刻在我脑海里。

老房子，一家老小，其乐融融。有时候，幸福就是这么简单。